宽窄巷

临水而歌(组诗)

□冯国平

临水而歌

感动这个季节的 不只是遗忘在田里的一秆高粱 河边的几许蒿草 抑或挂于枝头的果实

一群手持镰刀的农人 从坦荡的田园里 越来越深的秋天 踏着薄暮匆匆归来

水一般的阳光,亮出陶瓷的光泽 穿过老屋门前的栅栏 抵达即将沉睡的泥土 那些走出农活的的背影 以及所有熟稔的语言 令我们站在村庄的高度 仰望湛蓝的天空 寻找南方归来的雁阵

临水而歌的窗前 黄昏的村庄在水一方 只是故乡别离的背影 在我潮湿的视线,凝重而深沉

拾穗的外婆

空旷的田野 外婆佝偻着似跪下的姿势 拾着一粒又一粒,遗落的精灵 一如拾起她的心

这让我想起一种情节 似有许多话想说

缄默着的,还是那些散失的谷穗 它们从不说一句话 只用一生的目光喂养一种精神 而外婆的虔诚 常常使沉默的谷穗灿烂 如秋阳一般的平常 如秋阳一般的平常 平稳地落入她拾穗的背篓 然后孕育出一个个晶亮的

岁月无语,外婆无语 她一生总是坚守着那条格言—— 惜筷不惜颗 生活是件不容易的事

一只元瓶,恣意放纵你的想象

关于谷粒

黄昏,夕阳浸染着水稻 闪映多彩的暮色

飞回历史长河的上游

展开大雕的滴血翅膀

从草原跌落又飞起

心装得下千军万马

心装得下白骨生灵

千万只马蹄似莲

化成了一只箭矢

三分铁骨碾磨成粉

掺进七分中原黄泥

江南柔水和青色釉

箭矢纷纷,纷纷箭矢

在狼烟的尘土中绽放

永永远远插进了我的心

在锈蚀的弯弓和月牙刀上枯萎

掠过壶口瀑布

长河落日不圆

散发着乡村的醇香

成熟的稻穗垂着头 似潮水般远远逼向我,光芒四射 一种喜悦,一种温暖 一种渐渐明晰的窗花 使山村随之美丽了许多

摘一粒谷粒在手 谷芒的细齿咬迹 那光芒让我想起秋后的 事光芒让黄地挂在檐高 下下来放起地挂得高级里堆得高兴里堆得的谷 我们里地与父亲 我们是我们一些事情

黄昏,在故乡的田埂上眺望谷粒 它成熟的季节多么重要 我真想装一信封满满的谷粒 寄给远在城市里的人们 让他们获得一丝灿烂如阳的感觉

洞悉植物

玉米成熟时,站在田埂上 如列队的士兵 被秋风吹过的叶脉 一层层排比过来 风,起,云,涌

成片的玉米,一望无际 一只鸟站在上面 压弯了红红的樱子 似迎亲的队伍等待出嫁的姑娘

今年的玉米,像隔世的爱情总让人感慨万千 随便在哪条树干上拍拍肩膀就会拎一盏灯笼配在手上 将四野的沉寂一点一滴照进骨头 在秋阳的季节 收获至善至美的植物

红高粱

秋天,红高粱一片悄然 在天空和阳光的爱抚之下 高举生命的火把 展示着生命的倔强

一片高粱风中潇潇如歌 这些曾被我播种、掩土、浇肥的 植物,而今玉立亭亭的身体 以父亲的再版,图染黄昏的四壁

培植着你,似母亲的乳汁

喂养过我的躯体 似文字和意象,组排过我的诗歌 以心相许,以诚相待 患,难,相,交

而今,这些被我期冀之物面对着你,闪闪的农具已被你赤诚坦荡的心烧得通红通红颜料的双手无,地,自,容

山民

山村的农民 日晒雨淋,汗泥一身 日子一天天地硕大 棉桃,在他们的眼睛里坐望 粮食,在他们的老茧里开花

花和果实,是季节的一种注释 更多的日子里,脸朝黄土背朝天 形成土地上一幅美丽的风景

偶尔也看看 远山的树和拔节的庄稼 守望着它,于田埂红薯地边 一生中别无所求 希冀的目光 总是打量着节气和雨水 以及来年的收成

常岭坡

常岭坡,布满褶皱的山坡上 有一块起伏的玉米地 父亲的背影勾勒出曲线

关于祖辈的故事 被父亲的锄头翻阅极深的内涵 到七月给那片山坡 镀上绿得发亮的颜色 我才知道,那顶破旧的草帽下 是一种重生的喜悦和芬芳

谷黄快熟的蝉声中 他没有贵族小姐轻歌曼舞的手 却在玉米地间艺术般波动 我无法猜想 那是何等的一种痛快和淋漓

父亲,你用毕生的精力 养育着我的诗、我的歌 未来,我不知道用怎样的步履 去圆您早逝的梦想

乡村

乡村是一本厚重的书 多少个春秋仍在续读 曲曲弯弯的山里路 载着乡村人的喜怒哀乐 泥土平静而丰厚 翻了又合,合了又翻

把田野读成小说,山林读成散文 粮食读成隽秀的诗歌 风霜雪雨,日照月辉 形成自然中一幅绝美的风景

他们在父辈的原作上 填写和删补一部乡村地理的传说

身在冬天

身在冬天 怀想有关春天的一些事情 我的眼睛便穿透诗歌的背面 触摸三月的阳光

在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冬夜之后记忆还能复述些什么桌上的书札,窗外的枝蔓室内燃烧的火炉我爱过的一切是那样炽热最明亮瞬间所昭示的莫过于星星点点的萤火忽,明,忽,暗

季节的钟声撞响夜晚的灯火 我隔着重叠的山河 呼唤着一个友人的名字

漂泊异乡的友人,思念之舟时常停泊在你蓝色的港湾 时常停泊在你蓝色的港湾 我无法澄清滞留在岁月里 深浅的足迹。美丽的忧伤 诱惑着不被失落的心境 显影着鹅黄色的幻觉

身在冬天 怀想有关季节的一些事情 许多心事如煮熟的沸水 爱人躺在影集里,爱情蹒跚着 壁上的影星笑而不语 又是一个季节,三百格稿纸 总也写不满一行无标点的诗

少年的梦 □^{冶嘉豪}

穿过一片枫树林 □杜勃松

风霜是一把刀子 不经意染红了枫叶林 秋日惆怅,夕阳西下 漫步枫树林,一袭幽深 分明是落花无言的哀怨

寂寞挂满枝头,枫叶飘落一地 洋洋洒洒成泣血的诗篇 一枚一枚的枫叶 那是一个人生活的缩影 只是,情也深沉,诗也圣洁

背影是泥沙,枫叶是洪流 洪流裹挟着泥沙穿越时空…… 虚幻成哭红双眼的人儿 让我听到了枫叶的絮叨 一遍遍地轻轻叫唤我的乳名

怎么去抬腿? 感情已微妙,视线全模糊 在铺满枫叶的红地毯上 是一尊雕像—— 一个永恒的思考者

童年的笑 在黑石河流淌

(外一首) □朱军

汽笛声划开成年的记忆 童年在小火车的摇晃中走来 芦苇荡里惊飞的鸟儿 在喉咙深处吐出童年的歌谣 黑石河旁的浅水处 几株野花肆意地笑

在风中追逐老去的时光 与天真撞个满怀。黑石河旁 拾起的任何一块石子都 沉淀着儿时的过往

祖辈们的脚印串起他们的童年 拾起一块小石子扔向河边 扬起的芦苇花在黑石河旁 笑了整整一个童年

乡愁在生长

一棵树跌落整个秋

走近黑石河,脚步轻柔地摇晃 别将时光带走,把乡愁留下吧 留在这山水田园之间 留在这乡愁落叶归根的地方

一只元瓶(外三首)

阳光温暖,一树花开春风里

相看都无言 背向你,向远方走去 蝉声响起,山林仍是一片幽寂

走过蜿蜒与崎岖 蹚过坎坷与荆棘 转过头来时,眼里已满含泪滴 这一切 只为在高处看看你

也曾问,为什么不下去 跃过山涧穿过密林,走近你 哪怕泥泞,哪怕春雨 拜倒在你的足下 彻底放低自己

因为靠你太近 我怕我看不见你 丛林中也会迷失了自己

其实,不管远方与邻近 高处与低地,我何曾离开过你 心之所属,目皆能及 所有的距离 都是为了更好欣赏你

今夕七夕——写给牛郎织女

沉默经年,经年沉默 你突然说,今夕七夕

也许是绵绵的雨 已将灿烂的夏花淋成了秋叶 也许是迢迢的银河 已有成群的喜鹊聚集

错过了无数的良辰佳期 一辈子的遥遥对望 只为一天的河渡 渡过河的今夕

是的 一万年太久,只争今夕

走进黄昏——答《昨日的风景》

仿佛就在一瞬间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曾拥有 这样的黄昏,这样的灿烂 尽管是风景,也不仅仅用于 你人生短暂的装点

不要回首,不要让泪水模糊双眼 不要将画面定格 定格于空着的长凳 长凳苦候的公园

哪怕相依相随是夜晚 我深信,深信 仍有一盏街灯,指引回归的路线

青墨黛山

疼痛至今

满山青绿,只你笑而不语

大火烧千年,铸造一只元瓶